

《张苍水全集》整理小组

张苍水全集

宁波出版社

书名题签 集张苍水遗墨
封底篆刻 贺圣思
责任编辑 王伯城 沈建国
封面设计 沈师白



ISBN 7-80602-500-6/1·57

定价:25.00 元

《张苍水全集》整理小组

张苍水全集

宁波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张苍水全集 / (明) 张苍水著. — 宁波: 宁波出版社,
2002.6
ISBN 7-80602-500-6

I. 张... II. 张... III. 张苍水—全集

IV. I214.8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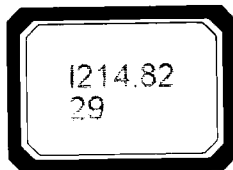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48145 号

封面题签: 集张苍水遗墨

封底篆刻: 贺圣思

责任编辑: 王伯城 沈建国

封面设计: 沈师白



张苍水全集

《张苍水全集》整理小组

宁波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宁波市苍水街 79 号 邮编: 315000)

杭州钱江彩色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印张 14 插页 36 页

字数: 350 千字 印数: 3000 册

2002 年 7 月第 1 版 2002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80602-500-6 定价 25.00 元

《张苍水全集》序

毛翼虎

世人论宋代忠贞，在宋为文天祥，在明为史可法，而吾甬张苍水之功业与气节，可与文、史两公并驾齐驱，其处境艰难卓绝则有甚于两公也。清初大儒黄宗羲于张公墓志铭中说到：“间尝以公与文山并提而论：皆吹冷焰于灰烬之中，无尺天一民可据，止凭此一线未死之人心，以为鼓荡。然而，形势昭然者也；人心，莫测者也。其昭然者不足以制其莫测，则亦从而转矣。惟公之心匪石不可转！故百死之余，愈见光彩。文山之《指南录》，公之《北征录》，虽与日月争光可也。文山镇江循后，驰驱不过三载；公丙戌航海，甲辰就执，三度闽关，四入长江，两遭覆没，首尾十有九年。文山经营者，不过闽广一隅；公提孤军，虚喝中原而下之，是公之所处为益难矣！”

这位大义磅礴的张公，被执以后，墓志铭中又云：“公至宁波，方巾葛衣，轿而入。观者如堵墙，皆叹息以为昼锦。张帅（清提督张杰）举酒属公，曰：‘迟公久矣！’公曰：‘父死不能葬，国亡不能救，死有余罪。今日之事，速死而已。’后数日，送公至省，供帐如上宾。公南面坐，故时部曲皆来庭谒；司道郡县至者，公但拱手不起。列坐于侧，皆视公为天神。省中人赂守者，得睹公面为幸。翰墨流传，视为至宝。每日求书者，堆积几案，公亦称情落笔。”足见公之威望感人之深。是年九月初七日，公赴市就刑，口占绝命词：“我年适五九，复逢九月七，大厦已不支，成仁万事毕。”命人记录下来。后葬

于西湖南屏山麓，邻岳飞、于谦之墓，世人誉称“西湖三杰”。

这样一位正气浩然、慷慨就义、惊天地而泣鬼神的英雄人物，乃是我们宁波人的骄傲。1935年，后市一带改建成马路，我与若干老一辈文化人士，就商于鄞县文献委员会委员长冯孟颀先生并报请政府批准，将张苍水故居所在的马路命名为“苍水街”，以代代相传，永志纪念。因时隔久远，市人难免有所淡忘，有的虽天天脚踩着苍水街，却不知其来历，甚为可惜。若大家都能了解其中意义，则人人时时在受着爱国主义教育，从而催人奋进，万众一心，投身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事业，不啻为一种伟大的精神感召力。

宁波之有张苍水，犹杭州之有岳飞，庐陵之有文天祥，扬州之有史可法，是我们邦国家乡所以能够延续千百年的精神支柱。正如鲁迅先生所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今日张公史迹的又被重视，不能忘记两个普通文化战士，这就是王重光与王介堂二君，他们以虔诚的动机和坚韧的毅力，赢得了社会各界人士的支持配合，出色地完成了很有价值的几件事，如：原地保存了苍水故居；募集资金出版这本《张苍水全集》。现在，他们嘱我为此书作序，我虽已届米寿之年，既为本书在张公故乡的问世而无限欣慰，又为二君的精神所感动，敢不重提秃笔而乐为之。是为序。

世纪开元春于天涯芳草庐

东海何处吊苍水(代序)

方 牧

舟山为历史人物立碑不知始于何时,为数不多,具有文物价值与历史意义的则罕见。立碑大抵有两种:一为口碑,二为石碑。口碑生前就流传,众口一辞,不胫而走,相对比较真实;但也有周公恐惧流言和王莽谦恭未篡的误差,前后版本截然不同。石碑一般在盖棺论定之后,往往为死者讳,有文饰或过誉的缺点。无论口碑或是石碑,都要接受历史的严格汰选,最后定论也有两种:一种是“骨朽人间骂未消”;另一种则是“不废江河万古流”。对于后者,他们是鲁迅先生所说的“中国的脊梁”,一时的口碑或一地的石碑并不能框定其生命的价值,必须从历史文化传统及其对当代后世影响的高度方能概括其生死的意义。明末在东南沿海坚持抗清20年的张煌言(苍水)便是其一。张煌言(1620—1664),字玄箸,号苍水,浙江宁波人,明末著名的抗清民族英雄,事迹彰明,史传昭昭。“义帜纵横二十年”,他于1646年与张名振等扈从鲁王入至舟山,被称为“怒海雄师”、“海上苏武”,曾统兵四入长江,三下闽海,两遇海难,一生可圈可点、可歌可泣的事迹甚多。1664年,张煌言散军居舟山海中,被清兵俘获,在杭州英勇就义。他的好友、著名学者黄宗羲所撰《有明兵部左侍郎苍水张公墓志铭》,记述张煌言最后被俘时间与地点云:“甲辰(1664),散兵居于悬岙。悬岙在海中,荒瘠无居人。山南多汊港,通舟;其明阴巉岩峭壁。公结茅其间。”然而,

千里东海,烟波苍茫,时空阻隔,遗迹难寻。且文字记载简略,舆地标志未详,悬岙在何处,遂成了待解之谜。

对于普通人而言,其生平行状,固无足轻重。而重要历史人物的关节出处,升沉荣辱,却并非无关弘旨。如诸葛亮之于五丈原,岳飞之于朱仙镇,文天祥之于五坡岭,陆秀夫之于崖山等,这些一向不为人知的冷地名,却成了后世史学研究聚焦的热点。因为这些地名不但浓缩了历史人物壮阔的人生境界,而且还承载了他们所代表的博大的人文精神与可贵的民族气节,具有超越时空的感人魅力。

为了破译300年前张煌言蒙难地之谜,1997年8月,宁波、舟山两地学者专程到舟山六横的悬山岛进行考察。“悬岙”旧说在象山南田。宁波学者桂心仪、周冠明于1989年著文辨疑。文章根据《康熙实录》及多种典籍、舆图,论证张煌言被俘地点不在象山南田,而在舟山六横的悬山岛。其否定理由有二:一是象山南田并无“悬岙”地名,或以为是“花岙”、“范岙”之误出,黄宗羲乃著名学者,张煌言挚友,断不致出此疵漏;二是南田花岙的地形地貌与有关记载相去甚远。其肯定理由则有多条史证,如康熙时《仁和悬志》:“悬岙海中小岛,在普陀之东。”《圣祖实录》引赵廷臣奏疏:“知煌言现在悬山花岙。”《赵廷臣列传》:“率健于潜伏普陀山、朱家尖、芦花岙三路以伺。”“乘夜至悬山范岙。”我十分赞同两位宁波学者的见解,更钦佩他们可贵的求实精神。同时,我还发现当代出版的地图册关于悬山岛的介绍同前人记述可以对号入座。而“山”“岙”两字作为地名在舟山方言中互通,“悬岙”即“悬山”,徐鼎《小腆纪年》作“悬山岙”可证。悬山成为悬念,就在地图册上相隔一水之间。我们去悬山岛那天,时值盛夏八月,骄阳似火,流光烁金,海上却是平铺琉璃,万顷碧色。舟行甚速,方顾盼指点间,一座黛绿的狭长岛屿迎面而来。悬山者,虚悬海中之山岛也,地处象山港外,西端紧邻六横岛之台门镇,往东便是汗漫无际的东海大洋。悬山岛,面积不大,才7平方公里,悬崖如舷,青山似帆,仍有乘

风破浪的感觉。在向导带领下，一行人爬坡攀崖，几经盘旋，才登上岛中部的大平冈。冈上地势平坦，南侧港湾停泊着几条渔船，北部则峭壁悬崖，怪礁磋砣，惊涛拍岸，与史书记述吻合。惟荒凉满目，黄土上爬满或深或浅的绿色植被，一种俗称“芦荻”的草密集丛生，高可及腰。1664年6月，张煌言散军后，仅带罗子木等少数随从隐迹于此，作韬晦之计。我们所经过处也许正是他们出入常走的路。北侧有井一处，全用山石垒成，井口甚宽，蓄水不深却从未枯竭，也许张煌言曾经汲洗过征尘，烹过茶炊。而住宿营地不可复辨，仅存的几段残垣，是后来垦荒者的遗迹，井畔尚有几块垦殖过的荒地，长满茸茸的嫩草。据说大平冈下数十米处有一小山岙，旧称“花岙”，与史书记载暗合，曾是村居。后因山路崎岖，生计无着，村民陆续搬迁，最后一户迁出时间是1968年。我们在冈上凭眺望远，天风海涛，波澜壮阔，抚今思昔，唏嘘久之。张煌言被捕时间也是八月酷暑，那照在我们头顶毒烈的阳光也一定灼晒过张煌言；那猛烈地吹拂着的海风曾高扬张煌言的心帆，也摇曳我们忐忑的心旌。张煌言的《卜居》诗云：

荒洲小筑笑焚余，结构新茅再卜居。
性僻故贪鸥鹭侣，地偏犹逼虎狼墟。
寒芦瑟瑟秋张乐，宿火荧荧夜读书。
正忆普天方左衽，此身那得混樵鱼。

诗言志。那年张煌言45岁，已戈船横海在惊涛骇浪之间沉浮了近20年，几经灭顶，形势却从未有这次严峻。自从郑成功在台湾病逝，鲁王年前卒于金门，张煌言迫于形势，在海上遣散义军，韬光养晦，等待时机。一个曾经指挥过千军万马的将帅，如今孤栖荒岛，风雨如晦，依旧乐观坚定；伐木结茅，宿火夜读。虽说是普天左衽，清朝的统治已趋于巩固，而他仍无意混迹渔樵，作长期采薇打算。吟哦这首写于300年前的遗作，我们仿佛与张煌言处于同一时区，他

的磊落襟怀、坦荡心迹宛然如见，他的声音咳唾也似乎可以听到。传统文化的道德气节和人格力量，使这一片海外荒山瘠岭得到鸥鹭眷顾，亮起荧荧宿火，并且有了诗的记录。张煌言被俘后写有《入定关》一诗，题下自注：“在悬岙，甲辰七月十七日建成时被执也。”其诗云：

何事孤臣竟息机，鲁戈不复挽斜晖。
到来晚节惭松柏，此去清风笑蕨薇。
双鬓难容五岳住，一帆仍自十洲归。
叠山迟死文山早，青史他年任是非。

这是一则十分重要的史料，手迹得以保存，据说是写给宁波水师提督张杰的。“定关”即今镇海关，当时镇海尚称“定海”，地处甬江口，属新建宁波水师辖区。张煌言被俘后直接押解入镇海关，曾见过张杰。他对张杰慷慨陈词：“父死不能葬，国亡不能救，死有余罪。今日之事，速死而已。”可见了这首《入定关》诗写于被俘押送途中，似非“在悬岙”当地。张煌言赋诗明志，自注是为诗旨提供一个背景空间，不料却指示了关于他被俘地点的重要路标。按张煌言被俘后押解到宁波、杭州路线，如果是在象山南田，与石浦港近在咫尺，可以径直走陆路，不必绕道进镇海关（定关）；只有在悬山岛被俘，才要经峙头洋入甬江口，过镇海关。诗中有句提到“十洲”，东方朔的《海内十洲记》详细介绍传说中的“十洲三岛”，十洲包括瀛洲，一种较普遍的说法是指舟山群岛。张煌言于顺治十五年（1658）在舟山作《舟山感旧》四首，有“十洲三岛忆登攀”句；次年春天作《岛居八首》，又有“十洲曾卜筑，师过毁为薪”句，都是指舟山。诗中提到文天祥《文山》和谢枋得《叠山》，迟死早死对张煌言已无足轻重，只是感慨自己尚在壮年，未能如“松柏之后凋”；而隐迹荒岛，或以为是采薇首阳山的伯夷叔齐，可能被人窃笑。张煌言看重的是道义，看淡的是生死。这两首悬岙记事迹是他

留在舟山的遗迹碑，也是向舟山百姓的最后告别词，最初版本属于悬山岛。张煌言被俘后在宁波写了《甲辰八月辞故里》，呈献给养育他的家乡，而把《卜居》、《入定关》长留给他的第二故乡舟山了。

这次考察的直接结果是，当地政府决定在悬山岛为张煌言立碑。1998年5月，遗迹碑建成。碑石选用上好石料，刻工也很精细。碑的一面镌刻张煌言《入定关》诗墨迹，另一面是我撰稿的碑文，由倪竹青先生书写。

东海何处吊苍水？至此，舟山千岛总算有了一处可以凭吊张煌言忠魂的热土，一座可以寄托后来者追思的青山。据全祖望《张煌言年谱》记载：张煌言在舟山历时丙戌（1646）、丁亥（1647）、戊子（1648）、庚寅（1650）、辛卯（1651）、丙申（1656）、丁酉（1657）、戊戌（1658）、己亥（1659）、甲辰（1664）十年。其间癸巳（1653）、甲午（1654）、乙未（1655），张煌言驻军吴淞、崇明，也以舟山为后方。乙未（1655）那年，张煌言在吴淞与张名振合兵三入长江，后又“还军于浙”；不久，张名振病逝舟山，张煌言有《哭定西侯墓》诗，这首哭墓诗与其他挽诗不同，乃现场祭拜所作，哀戚感人。张名振葬定海芦花岙，民国元年其墓碑犹存。由此可见张煌言在舟山的时间共计十年以上。《奇零草》自序说：“年来叹天步之未夷，虑河清之难俟，思借声诗，以代年谱。”《奇零草》收录张煌言横戈浮海间写作的部分诗词近400首，编定在壬寅（1662）端午后五日，据粗略统计，其中在舟山写的和回忆舟山的诗约占半数。此后写的诗编入《采薇吟》，共47首，多数为甲辰（1664）散军后在舟山所作。张煌言的诗与舟山有缘亦有遗憾。故《奇零草》自序又说：“迨辛卯昌国陷，而笥中竟靡有子遗……丙申昌国再陷，而亡十之三。戊戌覆舟于羊山，而亡十之七。”他的十余年间诗作竟有三次亡佚于舟山，然仅根据现存的诗篇，亦可清晰地觅得其在舟山军旅生聚教训之筇痕履迹，大体可分四个时期：

一、自丙戌（1646）入海至辛卯（1651）舟山陷落。这几年清兵

主攻福建,并与桂王争夺西南,舟山一隅相对平静。张煌言除一次受命监张名振军北伐,在崇明遇风覆舟,一次请纓到上虞平冈立寨招兵外,其余时间都在舟山,他的官职为兵部左侍郎,仍兼翰林院学士掌制诰。张煌言在诗中记述当时的一些活动有:元旦与张肯堂相国唱和,元宵海上观灯,重阳陪同张名振、张肯堂等登定海锁山,按例上朝参拜鲁王会商军国大事,下乡劝农,出海巡视阻风,也写了一些挽诗,悼念死去的袍泽,还有少数遣兴、即景之作,以释胸中郁闷。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溪行》二首:

扶筇到处见山晴,峰色溪光次第迎。
满径莓苔人语静,画眉宛转两三声。

小立寒林意独醒,清泉石窦自泠泠。
拨云更望前溪去,树底飞来一片青。

循着诗境按图索骥,似乎可得两处:一是定海东乡的皋泄,龙潭清溪,林深泉冷,最为相似;另一处是定海西乡的岑港,那里也有龙潭瀑布,深谷溪流,且为明代驻军防地,港口方便出入。不管是哪一处,在烽火满天、兵戈遍地的东南沿海,已是最好的“避秦”桃花源。在军旅戎马之间,这两首诗仍显示了张煌言的书生本色与闲情逸趣,在集中乃属仅见。

二、自辛卯(1651)舟山失守至丁酉(1657)重返舟山。这期间张煌言两次与张名振兵人长江,驻军吴淞,后移驻台州、福建,其间一度收复过舟山。辛卯之役,张煌言、张名振拥鲁王在海上,舟山陷落,不得不入闽暂避。张煌言人在福建,心系舟山,写了许多追悼殉节袍泽的诗,包括相国张肯堂、字洋将军刘胤之、礼部尚书吴钟恋等,诗风一变为沉郁,尤其是《潯州行》一诗,更是凄楚悲壮,催人泪下。另有《追往八首》、《海上二首》、《师次舟山》、《重登秦港天妃宫》、《哭定西侯墓》等都是回忆或重到舟山所作,其中有一

首诗题长似短文云：“忆余在滃岛，与张鯨渊、吴峦稚、朱闻玄诸先辈从游，一时情文，宛然在目。今三君皆以国难殉，而余在行间，犹偷视息，然蹙蹙靡骋。盖不胜废兴存亡之感矣。”长歌当哭，可见其忧患环境与沧桑心境。

三、自丁酉（1657）至癸卯（1663）。这一时期前半张煌言在舟山屯兵，时清政府已尽迁舟山百姓，岛上一片荒凉。张煌言旧地重游，作《舟山感旧》四首，其一云：

岛屿微茫兵甲残，千年碧血恨漫漫。
空村人迹疑毛女，野寺僧闲说汉官。
独喜亡秦三户在，翻怜兴夏一成难。
只今涨海胡尘里，莫作当时天堑看。

这里曾是张煌言卧薪尝胆之地，此番归来，岛上已十室九空，惟余几个“野人”的脚印与荒寺的一二闲僧。张煌言回忆辛卯那次浩劫，仍担心涨潮时清兵跨海而来。他作《岛居》八首时，舟山的人烟又兴了起来，可以看到野火渔灯、苍茫飞帆，民间已恢复清明迎社、冬至祭灶的风俗。《冬怀》八首也写于舟山，诗中有“剩有孤臣依汉腊，海天何处答明禋”；“请角悲笳思黯然，长因沧海问桑田”；“田横避去偏多客，徐市归来恐似翁”；“最怜燕子来孤岛，独负梅花到故园”等句。己亥（1659）从舟山出发，会师郑成功北伐是张煌言一生的大手笔，使江南震动，清廷惊慌，可是好景不长，自郑成功兵溃金陵城下，江南抗清义军便一蹶不振，回天乏力。张煌言在台州、温州、福建招集旧部，诗中又时时忆及舟山，对清廷再度追迁闽浙沿海居民，表示愤慨与关切。

四、自甲辰（1664）六月散军到九月就义。前一年冬，鲁王在金门去世，张煌言在舟山，曾亲撰表文遣使祭告。从后人编订的《采薇吟》看，这些诗都写在甲辰，大部为在悬山岛所作。

从《年谱》与诗词所提供的线索，张煌言先后在舟山十余年

间,其主要活动范围在舟山本岛,以定海城关为中心,西至螺头门(辛卯之役,清兵即由此处攻入)、岑港(《重登葵港天妃宫》诗中“葵”与“岑”谐音,从诗中描写看,此处近海,地貌略似),东至芦花乔(张名振墓地)、沈家门,北至干礮(《奇零草》有《游隆教寺》诗,按《定海县志》:“隆教寺,城北三十五里。”即今干礮乡。)张煌言还三次到过嵎泗羊山,其中一次遇飓风,碎船百余。他多次到过普陀山,作《月夜登普陀山》二首,《登菩萨顶》一首(按“菩萨顶”即“佛顶山”)。此外,从桃花山、虾峙岛至六横岛这一线靠近象山港与宁波郭巨,金塘岛近甬江入海处,张煌言作为军事主官也一定亲临视察过。惟岱山岛无证,不作推断。这样,我们已大体勾画出张煌言在舟山抗清事迹的骨架轮廓,他的诗文便是感性的神经血肉。泱泱东海,巍巍千岛,都可以看作是张煌言的编年史与忠贞谱,而悬山岛只不过是张煌言在舟山的最后一个句号或感叹号。张煌言在舟山十余年,不但书写了皎如日月的一片素心,也书写了明清易代之际东南一隅坚苦卓绝的斗争历史。历史就是心碑,心碑长留天地间,张煌言把用热血和生命铸就的这一段历史留在舟山,他也就与舟山的山山水水同在了。

从根本上说,人是历史之子,又是时代之子,不管是知人论世,或是知世论人,评价历史人物有一个认识过程,离不开历史与时代的大框架。除鲁迅先生所说论人要顾及全面外,我还认为,评价著名历史人物应该树立时代横向和历史纵向两个座标,从时空的不同视角揭示其对当代与后世的影响,论定其历史地位。既要考虑功利物质层面,更要考虑文化精神层面;既要成以成败论英雄,又不以成败论英雄。以张煌言而论,他生于宦宦世家,16岁中秀才,23岁考取举人,原可以功名显达,获取富贵尊荣,是时代的暴风把他推向惊涛骇浪,塑造了他戈船横海击楫中流的一生。1644年清兵入关,攻陷北京后挥师南向,伴随着满洲铁骑与野蛮的薙发令,江淮人民奋起抗争,乃有扬州十日、嘉定三屠,头颅滚滚,血雨横飞。在这火与剑的高压下,或者是薙发蓄辫做顺民,做奴隶;或者是挺身反抗,

不为瓦全,捍卫做人起码的尊严,两者必居其一。张煌言等拥戴鲁王监国绍兴,是应顺江南民意;后扈从入海,是迫于形势。这期间浙江官吏士民死节者特多,张煌言每为感叹,此乃时代使然。如果仅从横向层面看,张煌言只是明末蹈海赴难的孤臣、浙东抗清义军的统帅,不过他比其他死节与统兵者坚持更久而已。若取纵向视角,从张煌言所秉承的家训师教,所坚持的信念操守,以及对于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扬光大,则应该有新的定位。从孔曰成仁,孟曰取义,墨子摩顶放踵以利天下,到文天祥“留取丹心照汗青”,张煌言“也留正气在乾坤”,造就了一代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思维定势与道德风范。其对是非的判断、利害的取舍,往往是宏观的,具有轻物质重精神的形而上特色。张煌言的家世、天分与学养决定了他一生的纵向座标,他是“虽千万人,我往矣”,“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夺志”,“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的身体力行者。从毁家纾难那一天起,张煌言就矢志“义不帝秦”,是由于清王朝残暴的高压政策违背天理人心,并非全因“夷夏之防”。联系当时浙东的文化背景看,著名学者如黄宗羲、朱舜水、吴钟峦等都参加了这一斗争,不仅有抵御强暴、伸张正义、维护气节等传统内容,还初步体现了批判君权、反对压迫的民主主义启蒙色彩。因此,张煌言虽经历了一连串的挫折失败,毫不气馁,仍以大义号召,以气节自励。他抛妻别子,20年未尝一近女色。有人劝他纳妾,他多次拒绝说:“吾义不再娶。”张煌言两度奉鲁王入闽依托郑成功,由于他的品质与才干,协调各方矛盾,使鲁王在金门得以自安。他虽不赞成郑成功某些行事,却十分尊重郑成功,郑成功也很倚仗他。张煌言事鲁王以忠,事同僚以义;对于部下,“惟御之以忠诚”;对于百姓,则每叹“沿海膏脂尽矣”;对于敌方将帅,也不亢不卑,晓谕以理。他复书清两江总督郎廷佐云:“夫揣摩利钝,指画兴衰,庸夫听之,或为变色。而贞士则不然,所争者天经地义,所图者国恤家仇,所期待者豪杰功圣贤学问。……若仆,于将略原非所长,只以读书知大义,痛恨灾氛,左袒一呼,甲盾山立。区区之志以济,则赖君灵;不

济，则全臣节。”在郑成功去世，张煌言力竭不支之时，他作书答复清浙江总督赵廷臣，仍以敌国礼相称，激烈批评满清暴虐的迁海政策，表示非为一家一姓之私的光明磊落态度：“但使残黎朝还故里，则不佞即当夕挂高帆。十洲三岛，莫非生聚教训之区；卧薪尝胆，别有扶危定倾之计。”正是这强大的传统文化背景与道德精神力量支撑着张煌言，使他于百战败亡之后，以一介孤危之身，依旧表示出“沛然而莫能御”的浩然正气，和“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崇高志节。此时，张煌言尚可以有多种选择：他可以像好友朱舜水那样远去日本；或听从部下计议去台湾；也不妨效法黄宗羲隐姓埋名，觅一片青山著书立说。然而，张煌言却选择了“宁以一死立信”的艰难道路。“生比鸿毛犹负国，死留碧血欲支天。”这里所说的“天”，即人间的“道”。生命轻如鸿毛，国家也不过是一家一姓的标志，惟有代表世道人心的“天”，才是他要殉的事业和理想，这已超越“鞠躬尽瘁”、“尽忠报国”的现实层面。张煌言在《忆西湖》一诗中云：

梦里相逢西子湖，谁知梦醒却模糊。
高坟武穆连忠肃，参得新坟一座无？

从哲理上说，生死是大关节，也是一个大境界。按中国的传统观念，生死既是自然天命，更关涉人生大义。一般人只是求个“活法”，而张煌言耿耿的却是“死法”，为了能毫无愧怍地死，生命才值得珍惜，也可以舍弃。岳飞如此，于谦也如此。张煌言在《甲辰八月辞故里》诗中说得更明白：

国亡家破欲何之，西子湖头有我师。
日月双悬于氏墓，乾坤半壁岳家祠。
惭将赤手分三席，敢为丹心借一枝。
他日素车东浙路，怒涛岂必属鸱夷。

是岳武穆与于忠肃的榜样感召了张煌言，而张忠烈（忠烈，张煌言谥号，乾隆四十一年封赠）也以自己的风骨志节感召后世。这种传统文化的血胤承传，历代圣贤的德行风范，具有超时空的超大而持久的震撼力，是民族精神的高度凝聚与直接体现，也是维系世道人心不倒的精神支柱。浙东民风孱弱，柔而不刚。“自煌言仗节，宁波士风振起。同时如诸生华夏、杨文瓚等，皆以死殉义，知名当世。”“世传己亥（1659）长江之役，有壬午（1642）举人，方会试下第归。对其家人，如醒如呖，咄咄仰天曰：‘同年（张煌言也是壬午举人）生作何等事，而我自顾尔乎。’”张煌言被俘之后，士民以一见为荣，赵廷臣、张杰都优礼有加，一个清兵甚至为他唱《苏武牧羊歌》。临刑之日，杭州市民缟素致祭，行刑者跪拜，罗子木、杨冠玉等争相从死……这些记载都充分说明张煌言的精神感召力。其生前好友著名学者黄宗羲作为《墓志铭》云：“西湖之阳，春香秋雾。北有岳坟，南有于墓。公亦有言，窀穸是附。同德比义，而相旦暮。”黄宗羲作《明夷待访录》，开创浙东学派，士风民风为之大变。20世纪初，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浙东一带知识分子参与甚众，张煌言的诗文于1901年由章太炎出资，依据甬上张氏后裔秘传钞本正式刊行，在辛亥革命期间发挥了催化民族意识觉醒的作用。鲁迅先生的文章更是钧天广乐，大吕黄钟，唤起民魂国魂，也植根这一历史文化背景的深厚土壤，张煌言死节的终极意义或正在于此吧！

“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回顾张煌言在舟山的遗迹与事业，既充满仰止向往之情，又不禁感慨系之。历史是公正的，却又不公正。张煌言与郑成功同时揭帜，联手抗清，支撑东南半壁。郑成功病逝台湾不久，张煌言也死节杭州。两人作为一代人杰，具有相似的文韬武略、忠肝义胆。若论个人品质、才智、学问、词章，张煌言尤在郑成功之上。可是，由于际遇不同，郑成功生前，赐姓封王，死后多处立祠，春秋祭祀不绝，被奉为驱逐外来侵略、收复金瓯故土之楷模。近半个世纪来，海峡两岸的中国人虽颇多歧见，却一样尊崇郑氏，敬若神明，他又成了和平统一祖国的象征。而张煌言生前